



阿纳泰的贝壳

〔意大利〕斯戈隆著 黄文捷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阿纳泰的贝壳

[意大利]卡尔洛·斯戈隆 著

黄文捷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1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1999-3176

Carlo Sgorlon

La conchiglia di Anataj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 P. A., Milano

1 edizione Scrittori italiani e stranieri febbraio 198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纳泰的贝壳/(意)斯戈隆著;黄文捷译.-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2000.8

ISBN 7-5016-0178-X

I. 阿… II. ①斯…②黄… III. 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4952 号

责任编辑:王涛 胡真才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王景林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3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16.00 元

前 言

我们即将阅读的这部小说，出自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卡尔洛·斯戈隆的手笔。小说自一九八三年面世以后，一版再版，迄今至少已印行十五版。

斯戈隆是二战后意大利文坛的一个独特的、意味深长的现象。

整整七十年以前，斯戈隆出生在意大利东北边陲的弗留利乡村。打孩提时代起，世代代流传在弗留利乡村的童话、传说，就哺育了他，滋养了他。故乡弗留利，时时跃动于他的心头，挥之不去。弗留利的乡村，始终是他生活和创作的根。这块古朴、神奇的土地，对于他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生活，毋宁说更多地涂抹上了奇异、魔幻的色彩。诉说这个世界的命运，是他作为一名作家的毕生使命。

从《葡萄园的风》(1960)，到《安乐椅》(1968)、《木头宝座》(1973)，到生态三部曲《最后的山谷》(1987)、《罗莱纳的喷泉》(1990)和《建筑师》(1995)，斯戈隆在其众多作品中展示的世界，几乎无一不是弗留利农民的世界。他笔下的农民，贫寒、辛劳，但充满智慧和理性，蔑视权威和权力。古老的伦理，博爱、诚实

的品格，铸就了农民的精神世界，融入了弗留利的乡村文明。他善于从现实的善恶杂然中展现人性美。但是，斯戈隆并不留恋乡村文明中落伍的东西和狭隘的地域色彩。他摒弃今日现代化的、失去个性的弗留利，而更倾心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古朴、纯真的弗留利。

人同自然的关系，也顺理成章地贯串于斯戈隆的这些小说。作家倾心描写的人与事，无不表达着这样的信念，人同自然血肉相连，人绝不可能借助现代化，或放纵消费主义，去摧残自然，那将意味着为自己的灭亡创造条件。人其实属于自然，是自然的造物，是自然链的一环。

而斯戈隆在一九八三年奉献给读者的长篇小说《阿纳泰的贝壳》，则把我们带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进入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蛮荒的世界。瓦莱里亚诺等一批弗留利人为贫困所迫，背井离乡，来到西伯利亚大铁路工地当苦力。从鄂姆斯克到贝加尔湖，在茫茫无垠的雪原，在人烟罕见的冻土带，在艰苦、危险的劳动中，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农民的根，把弗留利移民同俄罗斯人联系在了一起，结下了不寻常的情谊。对于建造西伯利亚大铁路，当地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它寄托着村民们想变得富有和幸福的希望，但它又意味着苦役和死亡；它同时代表着光明和黑暗。而对于弗留利人来说，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人，是一群不知何去何从的流浪者，他们深受孤独、寒冷和乡愁的折磨；然而，铁路维系着他们的全部思想、情感和心灵，铁路已经和他们合二而一，成为他们生存的象征，体现着他们的价值。

九十高龄的阿纳泰是贯串全书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吉尔吉斯人，因为热爱自由而落草为寇，被判三十年苦役。他被命运不可抗拒的洪流冲到荒凉的西伯利亚大森林。他以打猎为生，平时沉默寡言，但机敏睿智。在这情感的荒漠中，阿纳泰的小木

屋成为弗留利人的窝。铁路像一条精神纽带,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他真诚地帮助这些外来人挑战布满死亡陷阱的生存环境。阿纳泰刚毅正直的品格,他同外乡人在恶劣透顶的境遇中建立的和谐的人际关系,在小说中流光溢彩。

在《阿纳泰的贝壳》中,斯戈隆不再止于抒写个人痛楚、孤独的生存境遇,而是着重叙述那些身处社会下层的群体的生活。弗留利人、俄罗斯人、吉尔吉斯人的屈辱遭际,他们之间的真情与和谐,他们体现的农民文明的优良传统,如节俭朴实,崇尚自然,对自然怀有纯真、虔诚的爱,获得了鲜明的凸现。小说的主人公不再是天马行空式的个性,而是力图把自身融入群体,或者善于把群体吸引到自己周围的个性。主人公努力唤醒群体的感情意识和价值意识,寻求摆脱生存苦难的途径。这部小说被评论界公认为是斯戈隆的杰作,使他再次赢得了意大利最重要的文学奖之一——康皮埃洛文学奖。

如果把斯戈隆置于当代意大利文学发展进程中予以考察,又可以从另一侧面见出他的鲜明的文学个性。

斯戈隆的创作虽然始于新现实主义衰微的年代,但他的作品中仍可发现新现实主义的印痕,对历史真实和人性真实的执著追求。然而,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现实主义,而是一种回归自然,关注人际和谐,批判现代文明,因而意识更加开放,内涵更加扩大,思维更加前瞻,升华到哲理层次,充满浓烈的人文精神的写实主义。

同那些倾力刻画人的自我本质的分裂,人的异化的现代作家不同,斯戈隆把人和人的命运遭际置于自然之中,置于生活之中,置于大地母亲的怀抱之中,进而深刻地揭示,人只要能够寻觅到自己的根,重新发现自己的文明进化的源头,人便能重新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获得个人的和人类的拯救。

斯戈隆小说的语言具有特殊的风格。他以为，作家使用语言，是为着表达生活中最本真的情感，绝对不受现代文明的污染。所以，他从不刻意经营小说叙述的情节机制，而偏爱天然质朴、自由不羁的语言，淡雅中孕刚健，流泻着诗情的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斯戈隆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学者，著有研究卡夫卡和意大利当代女作家莫朗苔的论著《小说家卡夫卡》（1961）、《阅读埃尔莎·莫朗苔》（1972），以及论述戏剧、艺术、美学的专著和译著。

在意大利和欧洲，斯戈隆的作品已愈来愈激起巨大的反响。他迄今已三十四次获得国内外各种文学奖和荣誉称号。他被意大利文学界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斯戈隆又给读书界带来了一份惊喜，奉献出新作《春蚕吐丝》。这一回，他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文明古国，叙写十四世纪来华，被誉为中意友好交往的先驱者之一，弗留利人鄂多里克的不平凡的一生。

吕 同 六

二〇〇〇年三月，北京霞光里怡神斋

致中国读者

我这本小说被翻译成古老的中文,让世界上数量最多、具有最古老文明的中国人民能够读到它,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是个意大利作家,写过许多小说,现在已经年迈,头发都掉没了。我出生在意大利东北部称作弗留利的地区,与新生的斯洛文尼亚和古老而光荣的奥地利接壤。公元前它已归入罗马帝国的版图;罗马帝国解体的年代里,有许多尚未开化的游牧民族经过这里进入意大利半岛。

弗留利这个名字正式出现在史书上是在公元十一世纪,比蒙古族统一中国大约早二百年。我写的许多小说都是讲弗留利地区的历史的,包括对它的过去的回忆和对那些典型的、人们历代都会看到的事件的记叙,如那里的战争与和平,那里人民的劳动与情感,那里各种家庭的兴衰,那里移民的出走与回归。从这些事件中人们可以深刻了解弗留利人民思想和意识。我认为可以这样说,弗留利人民的性格和中国人民的性格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热爱劳动。

我一直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情谊,当我看了意大利电影导

演利扎尼拍的纪录片《长城》，读了马拉帕特^①和帕里塞^②写的有关中国的报道以后，我对中国人民的情谊就更深了。弗留利人民和中国人民，除了热爱劳动这一共性之外，另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现在仍然和农业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我国作家西龙尼^③所说，农业文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每当我看见中国城市的照片或图像，看见那里街道上的自行车比汽车多，我就会这么想，那里的居民比西方都市里的居民幸运得多啊，因为不论在意大利还是在欧洲其他地方，城市里的街道上都挤满了汽车，空气也被汽车排放的尾气所污染。

我有三篇短篇小说的创作灵感来自古老的中国。在另一部描写一位弗留利修士的长篇小说里，我也写了中国。那位修士于一三一四年左右乘船到达中国，比马可·波罗到达中国的时间大约晚了四十年，去协助当时住在北京紫禁城里世祖忽必烈宫殿附近的意大利主教孟德高维诺^④工作。也许将来有一天这本名为《春蚕吐丝》的小说也会翻译出来奉献给中国人民。我还了解一些中国作家，如孔夫子、老子，他们代表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礼仪、勤劳和对生活的热爱。

卡尔洛·斯戈隆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八日

① 马拉帕特(1898—1957)，意大利著名记者和作家，也是建国后(1957)第一位访问我国的意大利记者。访华期间犯病，在我国接受一段治疗，回国发表了颇具影响的报道《我爱中国人》，后不久病逝。

② 帕里塞(1927—)，意大利记者和作家，一九六七年曾发表有关中国的报道集《可爱的中国》。他的多部小说已译成中文出版。

③ 西龙尼(1900—1978)，意大利现代作家，作品主要以农村和农业为题材。他的《丰塔玛拉》、《面包和酒》等多部作品已翻译成中文。

④ 孟德高维诺(1274—1328)，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一二九四年到达中国元朝首都汗八里(今北京)传教，一三〇七年教皇克雷芒五世任命他为北京大主教兼东方总主教，并派遣七名主教前来北京协助其工作，其中只有三名主教到达北京。

目 次

一	伊琳娜	1
二	电 击	14
三	旅途	30
四	到达	49
五	工地	67
六	受苦人	83
七	村庄	98
八	外来人	113
九	蚂蚁	130
十	泰加森林	145
十一	畜棚	164
十二	爱迪姆	180

十三	桥	196
十四	暴风雪	214
十五	阿纳泰	232
十六	盲人	249
十七	萨满教徒	263
十八	出走	279
十九	热病	298
二十	告别	313

— 伊 琳 娜

我的一生中很少有几天，能像我离开叶卡捷琳娜堡时所感到的那样欢欣鼓舞；叶卡捷琳娜堡是一座耸立在那一系列绵延不断的青翠山丘略远处的城市，而这些山丘正是乌拉尔山岭。我在叶卡捷琳娜堡做过几年工，这是在有些想法开始在我的头脑中变得混沌不清、我身上又有一种对世界和人生感到的奇特恐惧悄然成形之前。最近一个时期，在我患病之前，我曾为那座新桥工作，那条横穿整个亚洲、一直通到大洋的铁路就要在那座新桥上经过。

这座城市，在我眼中，从未显得如此喜气洋洋。我仿佛破天荒第一次看到那些街道、那些白桦树和一排排木栏杆后面的一座座花园的野樱桃树。这就好像以前，我从未向那些教堂、那些层叠高耸的钟楼投过一线目光，那些钟楼有圆圆的楼顶，顶尖还有一个十字架。我像个新来乍到的人，像是刚刚呱呱落地的婴儿，不知是从哪里降生下来的。我感到内心深处有一种清新之感，就像是被轻柔的微风吹拂，这微风在一早一晚从沿河公路上可以觉察到，是来自那白雪皑皑的乌拉尔。

沿着大街小巷，疾驰着为数寥寥的寂静无声的雪橇。只有那马儿的小铜铃发出轻微的声响，表明雪橇的滑过，这使我身上蓦地产生欢愉的心情。这是什么缘故呢？没有什么缘故。我喜

欢听见一些声音，也不论是什么声音，就像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些声音一样。一轮苍白的太阳，刚刚升起，照耀着座座教堂和钟楼的穹顶。一些年轻的妇女戴着狐皮小帽，穿着松貂或紫貂的裘皮大衣，把她们那毛皮靴子踏在人行道的积雪上。年老的妇人用厚厚的黑色头巾裹住头部，从教堂里进进出出。

我力图为我的欢快找出一个理由，一时间，我认为我已把那理由找出来了。这便是那五光十色，那种种声响，那人和物的不同形象。沿着条条街道，有一些木制或砖砌的房屋，都是涂着绿色、黄色或淡紫色。窗棂的木头也是五彩缤纷的。从那一块块点缀着冰花的玻璃以及条条窗帘后面，可以依稀看到一些鲜花盛开的花盆。

世界充满了五颜六色，是那样花团锦簇，那样鲜艳无比，而我的一双眼睛只是用来观看这些色彩，欣赏这些色彩。这难道不是不同寻常吗？我感到，确实是不同寻常，因为种种色彩本可能是并不存在的，种种东西也本可能全都是灰色的或是黑色的，就像在一张照片里那样。或者说，我本可能是一个可怜的盲人，就像某些伫立在修道院门口的乞丐那样。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发觉：颜色竟然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东西，我于是明白，画家们可能把整个一生都奉献给它。但是，我却还拥有其他一些有很大价值的东西。比如说，双腿，急切地要行走的双腿，这双腿把我带到我想要去的地方。其次，还有双手，这双手渴望尽快地重新工作。我充分而切实地感到我的肉体，这肉体已经完全恢复它固有的健康。我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带在我身上了，正像一位古代的僧侣那样，他曾浪迹天涯，寻找失落的智慧。

寥寥几个卢布在我的钱包里叮当作响，这是我几年来劳动和积蓄所剩下的一切。其余的都被医院吞食掉了。然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身上有可以用来生活和工作的一切。喉咙

里，我有声音，我用它可以向我的同类人中任何一个讲话，告诉他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有双脚，这双脚从不曾把我领到再合适不过、也最属我所有的地方，因为我似乎从不曾抵达过最终的地点。

我发觉我来到一个辽阔的地方。这地方把它那一片片平原，不论是原封未动的还是经过耕耘的，把它那盖满白雪的丛丛树林，把它那一座座娇娆而成圆形的高山峻岭，伸展到四面八方。我强烈地感到，有那么多空间在我的四周扩展。我可以去到我想要去的地方。我可以登上一叶小舟，顺着一条江河的缓缓水流飘荡，或者登车在那条亚洲的铁路上奔驰，那铁路有相当长的一段已经建好，我也可以在那些仍在建设那铁路的人们当中寻找工作。我是自由自在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把我阻挡。瓦尔瓦拉在我刚刚开始有了一些异象时便离开了我，如今，谁知她流落到何方。难以探测的七情六欲在我的内心深处泛滥不止。我是自由的，同时又不是自由的。我感到自己像是一盘广阔至极的棋战中的一名小卒，我无法看出这盘棋的边际。没有理由让我继续待在那座城市。

我对瓦尔瓦拉并不感到有丝毫怨恨。我明白，当我沉浸在执拗的缄默时，她该有什么样的感觉，看来，她当时说的话根本不曾送到我的耳际。

我满怀信心地听凭正在发生的事情把我随意处置。我重又感到生活和时间的流淌，那种感到自己被生活和时间所消磨的想法，使我产生一种幸福愉悦之感。我也无法使我集中考虑我是该寻找一份工作，还是该设法重操旧业。我睡在一家穷苦人住宿的小旅馆里，就在沿河公路上。“这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想。我尽情享受那些日子，就像一个在度假的小学生。我常常从悬挂在墙壁上的那面镜子里观看着自己，那

镜子是在放着水罐和脸盆的搪瓷三角架的上方，我的形象有如磁铁般把我吸住的魔力。我头发的颜色，本来类似玉米穗，这时则开始淡化成麻絮般的灰色。况且，那头发是又长又乱。

引起伊琳娜注意的究竟是这些东西，还是那枚古钱币？我经常倚着那条河的护栏，静静地观赏它。这是一件青铜制的物品，一面是一只鹰的形象，雕绘得很粗糙，另一面则是一个人的侧面像。我的一位当铸工的叔父，在他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曾从一枚钱币上托出这个模子，这枚钱币是他的一个朋友在田野里发现的；他曾铸造出一堆这样的钱币。我转过身去，看见伊琳娜正在望着那枚硬币。

“要是您想随意看看这枚硬币的话，”我对她说，顺手把硬币递给她。

“它代表着什么呢？”她问，她的声音很尖，充满好奇。

“一位隆哥巴尔多^①的国王，他曾经统治过我的国家。他名叫拉齐斯。那是多少世纪以前的事了……”

伊琳娜个头很高，有一张宽阔的圆脸，眼睛有点细长，仿佛她身上有几滴东方血液。

“这是个什么东西？是护身符吗？”

“谁知道。可能吧。”

我正是在此刻才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我曾在我每次的迁徙中都小心翼翼地把这枚硬币保存

① 隆哥巴尔多或称“兰哥巴尔多”，其名盖有“长矛”或“长须”之意，为古代位于易北河下游的日耳曼民族，人数不多；公元二世纪时，迁移至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的地区；公元六世纪时，大批涌入意大利北部的弗留利地区，并成立了“隆哥巴尔多王国”，迫使当时统治意大利的拜占廷王国退居到海岸与岛屿一带。该王国原与教皇交好，后又反目，被应教皇之求助而前来征讨的查理大帝所灭，时为公元七七四年。目前的伦巴第大区之名即出自“隆哥巴尔多”，而该大区原名“利古里亚”。

好。我曾在科夫诺、罗斯托夫工作过，我甚至还参加过里海与阿拉湖^①之间的那一带半沙漠地区的铁路建设。

伊琳娜当时还与我谈到一些其他事情，我用我那显露出是个异国人的俄文回答她，但是，我那俄文腔调想必还是讨她的欢心的。伊琳娜也好像在她之前的任何其他人一样，感到早就与我相遇，并且与我相识好久了。对我来说，这次相遇也立即披上了某种亲切而诱人的东西所编织成的外衣。我不过刚刚与那妇人交谈了几句，我就渴望了解她的住处和家庭。我很喜欢俄国人那种与新结识的人一见即熟的习惯，哪怕仅仅是因为双方之间有一瓶伏特加酒，这瓶伏特加酒是不能自斟自饮的。我们在沿河公路上漫步了一会。我的长大衣轻拂着她的裘皮大衣。可以感到，空气预示着另一场雪又将降临。有一些最挺拔的白杨树，散乱地长在河的彼岸的一片片草地上，可以发现在这些白杨树上，有一些喜鹊和丘鹳的窝巢，这些窝巢是筑在参差交错的小树枝上的，就好像是傍晚的微红暮色中的点点黑斑。从我向伊琳娜所谈的那些话中，她很快就为自己勾画出我的处境的全部轮廓。

“要是您在找房间，倒可以在我家想办法。您可愿意？”

“那再好不过了。”

伊琳娜在邮局工作。我凭直觉立即看出，邮戳和信件令她感到厌烦，每天很早起床，跑到一个散发着雪茄和男人的气味的狭小环境中工作，是某种令她沮丧难耐的事情。与她生活在一起的有她的父亲，一个退休的铁路员工，还有一位姑母。

“我兄弟的房间还在，可能对您很合适，如果您要求不高的话。”

^① 阿拉湖，土库曼的大咸水湖，面积六万六千平方公里。

难道她认为，一个外国工人，一个来自如此遥远的地方的石匠，还能有什么奢望？我早已对那位离家不在的兄弟产生过疑问，而且我也早已在收集有关他可能发生的事的种种假设。绝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这一点很清楚。也许，他是死在战争中了？

“不是，不是，他是不得不跑掉的。警察局曾在追捕他。”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可以肯定，她只知道这一点：科斯加是个梦想家。他曾确信，总有一天，俄国人民会掌握自己的命运，会自行决定自己的事情。她在向我说到这一点时，甚至不曾注意地看我一眼，几乎像是害怕明白我对此事是如何想的。她，显然，并不想知道这一点。她只是希望，我能待在平静的生活一边，因为在这样的生活中，可以安然入睡，不必害怕警察人员闯入，而且在这样的生活中，不论是逃亡还是焦虑，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我在一个工地上找到了工作，那里正在为一座桥梁的桥墩准备石料，这座桥梁建在很远的地方，这个地方方圆有数百俄里^①，那里既没有大山，又没有石头。在这个工地上，另有两个弗留利人^②，一个非常年轻，名叫马可，一个有我这般年纪，稍大或稍小，名叫巴斯蒂亚诺。

我经常想到伊琳娜。我感到她那光线不足的房子吸引力，窗户都小得很，房子坐落在城市郊区，她的姑母和父亲在房子里犹如两个悄然无声的影子那样活动着，这影子被一种时间久远、模糊不清的痛苦所压抑。那位姑母对我总是十分亲切，总

① 一俄里相当于1.067公里。

② 弗留利，现指乌迪内和哥里齐亚两省，前者称西弗留利，后者称东弗留利。